



報告文學集

金色田野

JIN SE TIAN YE



金色田野

中共宁波市委宣传部
宁波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小组办公室 编
宁波市文联

浙出书临（92）第51号

金 色 田 野

出版：《金色田野》编委会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80千

版次：1992年7月第一版

内文印刷：甬江印刷厂二分厂

封面印刷：甬江印刷厂二分厂

印 张：8.5

印 数：001—6000

定 价：2.80元

序

项 秉 炎

创建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活动，是把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落实到基层的有效形式，是实现小平同志提出的“要坚持两手抓”的有效途径。近十年来，我市在开展创建文明单位活动中，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着眼于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在实践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文明单位。这些单位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中，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全市文明单位的创建活动，这本报告文学集所记述的16个文明村，则是我市农村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先进典型。

这些文明村的生动事迹，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图景：田畈飘香，机器轰鸣，新房林立，社会安定，集体经济发展，群众生活富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他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市农村面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也是社会主义两个文明一起抓的结果。

这些文明村各具特色，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都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方针，团结协作，廉洁奉公，艰苦奋斗，联系群众，勇于开拓前进；他们坚持以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集体经济巩固发展，经济效益明显，农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注意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重视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在农村的发展，社会治安良好，倡导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做到计划生育，有力地抵制了赌博、封建迷信活动，精神文明达到一定的高度。在他们身上体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的方向和模式。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文联及时组织我市报告文学作家深入农村，采写了这批先进典型，编印成报告文学集，对于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强两个文明建设，推广先进经验，树立学习榜样，无疑是有着积极作用的。我建议大家都能读一读这本书。这不单对于农村的同志，而且对于各条战线的同志都会有所启发，有所教益。我也同时希望，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能进一步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伟大洪流，深入农村和农民生活，捕捉新气象新风貌新人物，为促进农村两个文明的建设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改革开放的新的发展阶段。全国各地都在进一步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让我们振奋精神、齐心协力，把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贯彻好，执行好，坚定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把宁波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推上一个新台阶。同时，让两个文明建设在农村和全市各条战线绽开更加鲜艳的花朵，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一九九二年七月

目 录

序	项秉炎 (1)
浙东“桃花源”(奉化市滕头村)	印运烽 (1)
闪光的村落(鄞县邱二村)	徐秉令 (24)
这里有一片净土(鄞县上李家村)	周时奋 (42)
梅林人的风采(宁海县梅林村)	杨东标 (58)
南溪口印象记(奉化市南溪口村)	王月曦 (81)
曙光, 从这里升起(海曙区丁家村)	李振声 (100)
这里奏起了文明交响曲(慈溪市杨家村)	
.....	施伯煊 陈光 (114)
年轻的土地(余姚市栎树下村)	姚业鑫 陈忠来 (134)
丹山霞光(象山县北门村)	史奇山 (148)
今日“永红”别样红(江北区永红村)	李建树 (159)
太阳, 在这里的田野上兴起(江东区戎家村)	
.....	褚建新 (174)
咬定青山(北仑区岭下村)	黄梦燕 (188)
锐意改革奔致富(镇海区棉丰村)	任 何 (204)
花园村的春天(宁海县花园村)	伊而林 王永耀 (217)
青春华章(余姚市华家村)	吴百星 (236)
走前人未走过的路(慈溪市相士地村)	陈红捷 (250)
后 记	(265)
封面图片说明:	
上图为江泽民总书记视察滕头(赵林摄影)	
下图为李鹏总理视察邱二村(翁大毛摄影)	

浙东“桃花源”

印运烨

那天，滕头村平整的田野翻腾着金色的浪花，田头成行的桔树满挂着金色的果实，纵横交叉的村道两旁花坛上盛开着金色的铺地菊，金秋十月的阳光，显得格外明媚。

那天，村内鳞次栉比的工厂依然机声隆隆，19户适度规模家庭农场的户主依然忙于收割，由鄞奉省道线到村口的水泥大道依然忙于浇铺，村后的沼气池依然在抓紧兴建，新建的爱伊美西服有限公司的厂房大楼依然在落实装璜……

上午9点55分，一个令人振奋的喜讯传开了，江泽民总书记一行自宁波栎社机场驱车，直接来到滕头村。陪同前来的有浙江省省委书记李泽民、省长葛洪升、宁波市委书记项秉炎、奉化市委书记汤能忠……。

滕头村男女老幼不邀自到，很有秩序地欢聚于村办公楼两旁，齐声欢呼：“总书记好！”总书记微笑着向村民们频频挥手致意。

滕头村党支部书记傅嘉良和副书记傅企平陪同总书记走向田头。总书记操着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与老傅书记拉起了家常。

“多少高龄？”

“今年67。”

“身体好吗？”

“好格！”

“香烟抽吗？”

“本来抽得凶，现在戒了。”

“会勿会喝酒？”

“我勿会喝酒。”

“这么节约。”总书记诙谐地说。

老傅书记也笑了起来。几句家常话，一番殷殷意，把二位书记——总书记和村书记——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老傅书记从从容容地向总书记介绍了该村自1966年起，经过15个冬春的艰苦奋斗，改低洼地为良田，并在田头跑道上种上桔树，使滕头形成了“桔子渠，葡萄河，花果村”的社会主义农村新格局。此后，又进行农业立体开发，地上长粮食、水果，水里养鱼虾，暗灌渠道铺在地下，总书记站在平整的沃土上，“喜看稻菽千重浪”，风趣地说：“噢，地下还有‘秘密武器’呀！”

田头回来，总书记兴致勃勃来到该村中外合资“威伊达时装有限公司”、“亚东化工有限公司”和羽毛制品厂、皮革制衣厂、人造金刚石厂的厂区，老傅书记精神矍铄，向总书记汇报了村级企业的繁荣景状：服装厂生产的西服荣获中纺部部优，西装国手余之芳亦称赞“恋舒”牌双排纽扣翻领西装可以与国际上任何一个名牌媲美；亚东化工有限公司与上海有机氟材料研究所结成紧密型联营，生产的系列产品可以取代进口；皮革制衣厂生产的“金羊”牌皮服获国家金奖，并获莱比锡国际博览会金奖；人造金刚石厂近年来发展步子快，产值利润连年增长。总书记听后十分高兴，称赞滕头企业与上海等大城市单位搞联营、合作好。

总书记的鼓励，赢得了欢迎群众的阵阵掌声。

总书记上前与村民张德豪握手，亲切地问：“家里生活好吗？”张德豪自豪地说：“生活交关好，谢谢总书记。”

总书记又与村民毛巧华握手，看到巧华衣着整齐，色彩明丽，又俯身含笑而问：“依迪套服装啥地方买格？”巧华握着总书记的大手，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总书记啊，您日理万机。多少国家大事要您操心，对我这么个土生土长的女村民衣装打扮也如此关切，您的胸怀，果真容得下高山大海，容得下天下民众的冷暖温饱。于是，她含着泪花说：“是阿拉服装厂做的。”总书记又开心的笑了，说：“迪个厂了勿起！”

接着，总书记来到由村里统一建造的住宅区，先后走访了孙民生和傅平跃的家，看到他们生活富足，住房宽敞，无暴发户，也无困难户，全部村民住进“农家楼”，他高兴地说：“这楼房朴素实用，走集体化道路好！”

视察结束时，省委书记李泽民对总书记说：“这个村党支部过硬，艰苦创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总书记十分赞同，并紧握着老傅书记的手说：“你们村支部战斗力强，希望你们把支部建设搞得更好，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1991年10月21日，这是滕头村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党支部书记傅嘉良终生难忘的日子。……

上篇 滕头式三大步

解放前，滕头村以“穷”字出名。

解放后，滕头村以“苦”字闻名。

三中全会后，滕头村以“富”字蜚声省内外。

当时滕头村附近曾流传着两首歌谣。其一：

前后龙潭涂田畝，
赶水不进泻水难，
一场大雨水满滩，
冬天屯水鸭（音庵），
蚂蝗象扁担，
亩产只有两百三。

其二：

田勿平，
路勿平，
收入只有一百另，
有囡不嫁滕头村。

两首歌谣，唱出了解放前后的基本村情：条件差，基础差，村子穷，村民穷。滕头村有龙潭、涂田两畝土地，周围高，中间低，就象两只饭碗。一场大雨，积水难排，几天太阳，却又僵硬龟裂。稍雨稍晴，即成旱涝，两只饭碗向天要粮年年空。

滕头人穷就穷在土地上。

五十年代互助合作时，开些畝心沟，局部改善些土地条件，亩产虽有提高，也不过六、七百斤。但对当时的滕头来说，已实不易，1963年被评为县集体二等模范。而老傅书记和老一辈的滕头人都十分清楚，土地是农民的心尖子、命根子，土地条件差是滕头人的贫困之源。于是，滕头人在谋求温饱的道路上迈出了最为根本的一步——

**“要使滕头富，
必须先改土”**

点子是老傅书记出的。

决心是党支部下的。

事情是滕头村男女老少干的。

1965年，当时的宁波地委在江口前胡搞改土造田的点，老傅书记带领6个党员步行5里，前往参观。他们是满怀信心去的，不想农业局的一位领导当头泼来一盆冷水：“老傅，前胡这样的典型，你们滕头没办法学。条件相差太多，想学也吃勿消。”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那位领导是搞过调查研究的，考虑到滕头的土地现状确实太差——地势低洼，水涝连年；坟滩沙墩，比比皆是；坑漕水潭，星罗棋布。——但也毕竟未曾摸透滕头人的性格：开弓便无回头箭；滕头人的吃苦精神：隔宿无粮不皱眉！

老傅书记一回来，随即马不停蹄，先找老农商量，再与干部群众统一思想，出主意，拟方案，踏田畈，定步骤。即使是现在的专家和工程师们也很难想象当时的这群“红脚杆”是如何用竹梢、麻绳丈量出眼前这片方方正正、平展如锦的良田来的，这自然是后话。

当时，老傅书记口袋里常年不断放有两包香烟，客人来了敬上一支“新安江”，自己抽的“大红鹰”几乎早晚不冷。就凭这支大红鹰，他把规划范围内的土地四围插上密密麻麻的标签；就凭这支大红鹰，他把与邻村傅夹岙、肖桥头、王淑浦、张村、塘湾、青云、潘村等互相夹杂的一千多块碎田调换成一个整块。因是滕头主动提出，在面积土质上、田埂、沟道等方面稍加退让，亦不计较，个中酸甜苦辣，可谓一言难尽。

61岁的老党员周武林对当年的那场争执至今记忆犹新。

个别群众开始未曾意识到这一工程的规模，一旦看到有这么多的河漕、坑塘、坟堆、沙墩、石坎、泥潭要挑平填上，或摇头，或皱眉头，或以为滕头滕头，苦头吃勿出头。有的甚至拔掉标签对书记讲：“滕头这样的土地能改好挑平，我把六斤四两割下来喂你家的猪！”

老傅书记深深吸了口“大红鹰”，亦将一肚子火气咽回肚里。他明白，个别群众讲些冷话气话过头话，都在所难免，只要对滕头的子子孙孙有好处，作为干部，再苦再累、再难再烦的事情也得带头做！

1966年正月初四，滕头村长河塘田头红旗猎猎，老傅书记带领全村男女老少破土动工。他们踏浓霜，敲薄冰，挖冻土。一个规模浩大的改土工程在凛冽的朔风中写下了这开天辟地的第一笔。

从此之后，滕头人不论寒暑，没有节假，土箕一批又一批的补，扁担一捆又一捆的换。他们早拂朝露，晚踩月光，填一丘，插一丘，挑一片，种一片。挥汗奋战，马不停蹄。

老傅书记身患“流火”（血丝虫病），发作起来大腿肿得酒坛般粗，仍然身先士卒，最重的担子，他挑；最大的石块，他抬。

许多村民手掌冻裂震破，包扎一下再干；草鞋磨损断裂，干脆赤脚上阵。

全村上至六、七十岁老人，下至十几岁孩童，都自觉投工。连刚过门的媳妇，看看家家户户一把锁，在家也确实待不住，换了嫁衣，披挂上阵。

滕头人至今回忆这段往事，人人改容动情。51岁的妇女干部傅华恩说：“那时节，滕头人的衣服最容易破的就是肩胛，总是补了又补，重重叠叠好几层”。长年累月的赶土挑田

使当时的滕头妇女得了个共同的特征：“头发黄，腰肢粗，两只肩膀有高低。”

还有一位老人回忆说：我家有三四个儿子，当时正是青年，一次我到本镇的前葛村去提亲，可人家却说，不要说我只那么三个女儿，就是生了一百个，我也不会嫁一个到滕头的。滕头人做的“苦”，方圆十几里，都是有名气的。

改土一改就是15年，滕头人象蚕啃桑叶，终于把这个浩大的工程啃了下来，而又吐丝成茧，编织成一块崭新的绿色锦被，复盖在滕头的大地上。到1981年，他们总投工43万工，铲除136个坟堆沙墩，填平29个河漕、池塘和长达250米的屯家河。新挖进出水各5000米的万米渠道。开河1400米，其中环村河800米，前河后河共600米。新造机耕路8500米。使原来1200多丘高低悬殊、大小不一、布局零乱、常年水涝的旧农田，变成了200多块南北走势、大小划一、沟渠纵横、排灌方便的新良田。同时，又在每丘田的东西方向跑道上，种上3140株桔树，年产40万斤。

以后，凡了解滕头土地变迁情况的人说：“滕头的田，是用肩胛磨平的，是用汗水浇平的。”

然而，老傅书记只是在事后淡淡地算了两笔帐：土地一平整，比原来多出了52亩；若将3000多株桔树整批栽种，得用52亩土地，如今利用田头跑道只占17亩，又节约了35亩。两笔帐一算，算出了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

迈出了造田这一步，加以土地综合利用，发展多种经济，使滕头初步摆脱了贫困。但滕头村自解放初至七十年代，见不到一间“五马山墙”的好楼房，许多木结构平房，竹编泥糊为墙，屋柱蛀空用绳绑。台风季节，人人都提心吊

胆。有的人结婚用房也只好到邻村租用。村里有近20个青年因房舍破旧，近30岁了还在打光棍。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而老傅书记却想：为什么不能把自家草窝变为金窝银窝？于是，一个彻底变更村容村貌，全方位改善村民住房的构想在他的大脑中渐渐孕育分娩了，滕头村在前进路上又迈出了可喜的第二大步——

“桔子渠，葡萄河，花果村”

1979年10月的一个深夜，全体党员集中在村会议室里，个个倾心注目，这是一个研究拆除旧房重建新村的最后一个支部会，会议开得慎重、热烈，每个政策、步骤、方案都涉及到一家一户的切身利益。老傅书记博采众长，最后发言说：“先由社员代表、干部、木工、泥工联合组成一个旧房估价组，把全村民宅按平方、材质、楼、平房等因素作一次性估价，工作一定要过细。然后分期分批拆旧建新，边拆边建边搬迁。全部新房均由村里统一规划，统一布局，统一建造。以一楼一平房为一个基本单位户，每单位按3700元平价折算。村民有原住房2间楼屋或6人以上者，可分二个单位户，其余的均分一个单位户。儿子已婚或已定亲者，也可另分一户。村民被拆旧房按估价额由集体付给外，每口再补贴300元，独生子女600元。”如此，一个完整而周密的建村方案出台了，它倾注着一个老共产党员对村民的十分爱心，充分体现了一位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一贯原则。滕头村不大，就240几户人家700余人，老傅书记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是他们能感受到的最直观的形象。支部会一结束，每个党员是带着笑容离开会场的。

第二天，支部会精神就传达到一家一户，滕头村男女老小凡是会最简单的加减法的，心里都十分明白：新房一造，大多村民几乎能无偿搬入新居。

真是天上掉下的金银果。好些村民开始不信有这等好事情，口头上说好，内心里存疑：造几间，办得到；造一批，要喘气；全村住房重拆重建，投资大，化工多，讲讲容易做做难哪！

建房工程一开始，好多村民向支部主动要求，抢着先拆先搬。唯恐一步落后，新楼轮空。

支部动员党员干部们暂且靠后，让群众先上。

到1984年，已有70%村民迁入新居。随着物价上涨，材料昂贵，新房造价比1979年原定值增加了一倍。加上老傅书记年逾六旬，胃病常发，若老书记一躺倒，以后政策不好兑现。个别村民便硬向村领导提条件，要求多分新房，否则，就不拆旧房，矛盾十分突出。甚至有人拿斧头，扬言威吓前去拆旧房的干部、工匠：“谁先来拆，就先劈了谁！”一、二颗死钉子插在那儿，全村700多双眼睛都盯在老傅书记和村干部的身上。

老傅书记彻夜难眠，他想得很多很多……

坏心肠办坏事，挨骂应该；好心办错事，被人骂难免冤枉，现在是呕心沥血为全村人办了件大好事，差点还得挨斧子，这，事先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但当干部，首先得有一个扎实的基本功：即“排骂功”，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眨，要学会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不但自己顶得住，全家老小包括老婆在内都得学会“忍辱负重”。受个别群众暂时之“辱”，受点压力，应该的！

……无成乃无毁，有成必有毁。立新必先毁旧，这样，

才能在此基础上描绘出最新最美的画图。叉坝之舟，没有退的道理！……

没过多久，一个震聋发聩的消息在村里传开了：老书记拆了自己的旧房，却不分新房，自己默默地住进了儿子老二的户头上。支委们也纷纷带头拆除自家旧房。“钉子”户看看村上的干部原则性强，自己的老屋象乌鸦窝一般孤零零地留着难看，最后还是叫干部带人拆了。1987年除旧迎新之际，滕头村247户人家全部迁入崭新的“农家楼”。

老傅书记胸有成竹，又在护村河畔搭起水泥棚架，种上葡萄，年产2万斤。当年盛夏，水晶碧玉般的果实倒映水间，滕头人的脸上便洋溢着舒心的微笑。老傅书记用彩笔丹青，亲手描绘出“田成方，屋成行，清清渠水绕村庄”的奇妙杰作，滕头村真正达到了当年铁瑛书记所称道的“桔子渠，葡萄河，花果村”的社会主义农村新格局。

但滕头村没有躺在铺满鲜花的荣誉堆上睡觉，他们深深懂得，光靠“摸六株，摸勿出金银树”，滕头过去有过“外面红，里边空”的深刻教训。不待扬鞭自奋蹄，乘着三中全会的东风，他们又迈开了十分关键的第三大步——

工业，使滕头猛虎添翼

滕头村位于鄞奉省道线西侧，奉化城北六公里处。邻江口，靠萧王庙镇，北上宁波，南下温州，交通便利，地理条件优越。村北近邻有个王淑浦村，是红帮裁缝祖师爷王才运先生的出生地。王先生幼时随父在沪学裁缝，至二十世纪初，在上海南京路中百一店原址开设中外闻名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渐渐发迹，而又以亲带亲，以邻带邻，在奉化

故乡江口一带招收了大批艺徒，代代承传，至三十年代，使当年的南京路成了“红帮”西服业一条街。奉化，也就成了红帮裁缝的发源地，故“红帮”亦称“奉帮”。孙中山先生所推崇的第一件中山装，便出自奉帮裁缝之手。以后，蒋介石、宋美龄的内衣外套，差不多全由“奉帮”制作。——凭着这一点历史渊源和地域性优势，老书记把眼光首先落在与生活密切关联的服装业。他先后五进上海，亲自登门，攀亲访友，把本村自幼出门今已退休的红帮老师傅请来指导，办起了第一个有规模的企业——滕头服装厂，即今天的爱伊美西服有限公司。

服装厂由27人搭架起家，先加工，后经营。一待羽翼丰盛，人才，便成了突出的问题。老书记慧眼识珠，把聪明机灵的年轻人傅志存从生产队里抽调出来，一番叮嘱，语重心长，要他好好跟上海师傅学技术。傅志存心领神会，明传暗学，从量身、裁剪、制作到成品，将服装流程的全部门道奥妙——熟谙于心。两年后，村里宣布，让21岁的傅志存走马上阵，出任服装厂厂长。一时里全村沸沸扬扬，颇多议论。小厂长偏偏出手不凡，上马第一铜，便将一些手脚慢或不宜在关键岗位的工人砍了下来。这下可捅了“马蜂窝”，这些婆婆妈妈大多有“靠山”，回到家里甩一把眼泪，老将们个个怒发冲冠。

“好个傅志存，当上几天厂长便勿晓得天地方圆，忘了祖宗牌位！”

“他叫我们当勿成工人，阿拉也叫他当勿稳厂长。照样上班去，看他还能不给工资？！”

小厂长左右抵挡，力不从心。

老书记一连召开几次支委会，他说：“开批斗会不是时